

佛光大藏經

部錄語・藏禪

四錄語宿尊古



行印會員委務宗山光佛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

· 語錄部

古尊宿語錄四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PDF
PDF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・語錄部 古尊宿語錄四

☐監修 ☐星雲大師
☐主編 ☐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

☐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

有版權・請勿翻印

☐發行人 ☐佛光山宗務委員會

☐發行人 ☐佛光出版社慈惠（張優理）

☐出版者 ☐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（〇七）六五六四〇三八、九

☐流通處 ☐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、八

佛光書局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電話（〇七）二七二八六四九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電話（〇二）三一四四六五九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電話（〇二）三六五一八二六

☐排版者 ☐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☐印刷者 ☐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☐法律顧問 ☐蘇盈貴律師

☐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—五號

☐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☐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古尊宿語錄卷第三十八

襄州洞山第二代初禪師語錄

師上堂云：「楚山北面，漢水南江，擊法鼓而會禪徒，舉宗風而明祖道。若以揚眉瞬目，豎拳豎指，瞥歛咳嗽，是廚中拭鉢帛；道什麼會也無？也是衲僧破草鞋；者瞎漢！者漆桶！是箇弄精魂鬼；總與麼，總不與麼，是東司頭廁籌子。以此稱提從上來事，盡是邪魔所作，謗大乘，滅胡種，與你天地懸殊。且道衲僧據什麼道理？出來對衆道看。折腳鐙子各出一隻手，貴得宗乘不斷，亦表叢林有人。有麼？若無，洞山不惜眉毛，打葛藤去也。葛藤之事，只在目前，萬象森羅，乾坤大地，百千諸佛，日月星辰，地獄三途，起心動念，每日經歷，皆是諸德自己。何不向這裏體當尋覓看？驀然覷得個儻分明，不虛行腳，也自得箇安樂田地。洞山此語且作死馬醫，若據明眼衲僧，將草鞋褫口褫，還怪得他也無？怪即不怪，你道憑箇什麼？捉得將來，腳跟下推尋，毫末參差，槌折你腳，莫羸心好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良久，有僧問：「列祖昇堂，人天堅請。不昧宗乘，乞師指示。」

師云：「頭髻髻，耳卓朔。」

僧云：「一句流通，人天聳耳。」

師云：「墨黥欄衫日裏曬。」

進云：「師唱誰家曲？宗風嗣阿誰？」

師云：「重言不當吃。」

問：「赤水求珠，猶是人間之寶；和雲唱出，猶非格外之談。未審今日將何示人？」

師云：「夜聞祭鬼鼓，朝聽上灘歌。」

問：「言超象表青霄外，出語幽玄事若何？」

師云：「岸上行人聲有韻，船中漁父和不齊。」

云：「幽玄事若何？」

師云：「鉤長線短。」

問：「從上來事，未有人當頭道得，請師當頭道。」

師云：「八十翁翁不拄杖。」

問：「聞師引出潭中意，直透青霄事若何？」

師云：「甲巳之年丙作首。」

云：「今日事若何？」

師云：「大好雪晴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

師云：「麻三斤。」

問：「海竭人亡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大難得。」

云：「便與麼去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雲在青天水在瓶。」

問：「道本無言，如何理論？」

師云：「十里鼓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古佛心？」

師云：「巢知風，穴知雨。」

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榔栗木拄杖。」

云：「見後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寶八布衫。」

問：「佛法兩字即不問，如何是從上來事？」

師云：「眼裏瞳人吹木笛。」

問：「百尺竿頭須進步，如何是進底步？」

師云：「炎裏放木鷄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」

師云：「寒山不語拾得笑。」

問：「纔生便死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鍾馗解舞十八拍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正法眼？」

師云：「紙撚無油。」

問：「智不落千差，請師通不犯。」

師云：「蒸餅搵錫。」

問：「心未生時，法在什麼處？」

師云：「池中荷葉動，決定有魚行。」

問：「不當之言，請師不發。」

師云：「水流霧下。」

云：「誠如是言。」

師云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

云：「與麼則因地而倒，因地而起。」

師云：「不當之言不發。」

問：「佛及涅槃，並爲增語，理既如此，事又作麼生？」

師云：「釋迦老子誠實之言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禪不禪？」

師云：「猢猻摘仙果。」

問：「諸上善人皆說不二法門，居士默然，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無目不畫眉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人理之門？」

師云：「陽烏啼時西嶺上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本源？」

師云：「山高雲峻。」

問：「心非意想，道絕功勳。如何是心？」

師云：「鷲子不入楚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道？」

師云：「還我話頭來。」

問：「幻與非幻，未是學人極則處。如何是入理之談？」

師云：「八十翁翁牙不動。」

問：「見境不動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眉長三尺二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見境不動底事？」

師云：「鼻孔占卻三畝地。」

師乃云：「明機自昧，息慮迷源，萬法同塵，語默難顯。不是情中法，莫生種種心，離此章句，別有商量。且道離卻作麼生商量？還有委悉者麼？明明地揀破，明明地顯示，明明地舉唱，明明地誦詠，更無囊藏被蓋，純說乾爆爆地禪。若是靈利禪僧，纔聞舉著，便合眼卓朔地知箇落處，豈不是自家具眼？其柰罕遇奇人。蓋緣洞山這裏，言無味，食無味，法無味，無味之句，塞斷人口。兄弟！到這裏，難爲湊泊，若向這裏覷得分明，天下尊宿到與不到，徹與不徹，總被你驗破。何故？蓋智有邪正，道有虛僞，多只與麼心機意識，認得門前屋後底，學得路布葛藤一堆一擔蘊在胸襟，道我會禪會道。還夢見禪道也未？喚作打底，不遇作家，到老只成懵懂，待到明朝後日，驀劄地踏著正脉，省前所行履處，方始羞見本命元辰。」下座。

上堂，時有僧問：「師登文殊座，請師唱道情。」

師云：「天晴開水路，無事設曹司。」

僧云：「謝師指示。」

師云：「賣鞋老婆著隻履。」

問：「隘路不通風，如何通得信？」

師云：「翻著襪衫戴席帽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

師云：「啄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道中人？」

師云：「失啄。」

問：「平常心是道，如何是平常心？」

師云：「路不拾遺。」

問：「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？」

師云：「從上孔丘甲乙已。」

云：「此意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不會即問人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撲不破底句？」

師云：「親。」

問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這箇壞不壞？」

師云：「天降蒲薄紙，方圓一尺餘。」

問：「大通徹底人作何語話即得不傷物義？」

師云：「道士登醮壇。」

問：「澄而不清，混而不濁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額裂幞頭。」

問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所？」師豎兩指。

云：「如何得歸一去？」

師云：「學語之流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

師云：「烏龜不入水，陸地弄塵行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洞山圓鏡？」

師云：「人將語試，水將杖試。」

問：「不向心頭安了義，如何達得祖師言？」

師云：「六腳蜘蛛上板床。」

問：「動轉無私，如何施設？」

師云：「拶。」

問：「根本智中，如何趣向？」

師云：「把火照魚行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正法眼？」

師云：「郭郎鼻孔。」

云：「還鑒照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纖毫總見。」

問：「言不投機，請師提撕。」

師云：「六七對夜月。」

問：「言無朕跡，如何理論？」

師云：「鍾馗不讀書。」

問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識即不問，如何是心？」

師云：「泥裏蝦蟆雲裏走，旱地蛇師水底行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透法身句？」

師云：「兩箇布針三箇眼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出家？」

師云：「剃頭不持鉢。」

師乃云：「舉唱宗乘，闡揚大教，須是法眼精明，方能鑒辯縝素。切緣真要一源，水乳同器，到此難分。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，觀之又觀，乃辯真僞。若不如是，何名善知識者？夫善知識者，驅耕夫之牛，奪飢人之食，方名善知識。即今天下，那箇是真善知識？諸德參得幾箇善知識來？也不是等閑，直須參教徹，覷教透，千聖莫能證明，方顯大丈夫兒。不見釋迦老子明星出時，豁然大悟，與大地衆生同時成佛，無前後際，豈不暢哉！雖然如是，若遇明眼衲僧，也好擗脊棒。」便下座。

問：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。向上一路，請師便道。」

師云：「聽事不真，喚鐘作甕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

師云：「竹竿頭上禮西方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洞山水？」

師云：「雲裏雹子。」

云：「飲者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大小。」

問：「朕兆未生，以何爲證？」

師云：「烏龜背上紋。」

問：「金鱗不點額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左眼半斤，右眼八兩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免生死底人？」

師云：「措大席帽。」

問：「絕功勳處，如何趣向？」

師云：「蟻子不食鐵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摩尼珠？」

師云：「手攜針筒，腰懸藥袋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大通徹人？」

師云：「漢高大王。」

問：「文殊、普賢來參師時何如？」

師云：「趁向水牯牛欄裏著。」

云：「與麼則和尚入地獄如箭射。」

師云：「全憑子力。」

問：「乾坤休駐意，宇宙不留心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峴山亭起霧，灘峻不留船。」

問：「佛法無形，從何建立？」

師云：「神前木虎子。」

問：「諸方盡落繯模，請師出竅道。」

師云：「十八女兒不繫裙。」

云：「與麼則平地起骨堆。」

師云：「自領出去。」

問：「奔流渡刃，疾焰過風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

上堂云：「言無展事，語不投機，承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還得麼？你衲僧分上事，到者裏須具擇法眼始得。只如洞山與麼道，也有一場過。且道過在什麼處？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透法身句？」

師云：「土星犯牛宿。」

問：「亡言事不到，開口理相乖，未審如何即是？」

師云：「釋迦老子頭白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衲僧本分事？」

師云：「雲裏楚山頭，決定多風雨。」

問：「承教有言：『如人含一口水，自不能言。萬法不出於心，各各皆住本位。』